

Modu de Shengyin

默读的声音

张新颖 著

学灯新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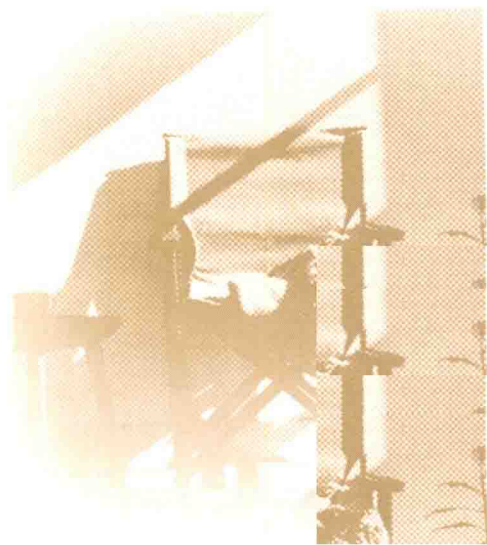
Xue Deng Xin Cong



广东教育出版社



学灯新丛



默读的声音

张新颖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默读的声音 / 张新颖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4
(学灯新丛)

ISBN 7-5406-5345-0

I. 默… II. 张…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2477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桂城叠南)

889毫米×1194毫米 24开本 9印张 180 000字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6-5345-0/1·95

定价: 20.5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题记

Preface

默读的声音，只有默读者自己听得到。

但如果把其中的一部分写出来，把声音变成文字，显然就还希望能够和自己以外的人交流。

因为生性不喜欢辩论，不愿意在别人谈得热闹的话题上接茬插嘴，人就常常显得很“闷”。

很“闷”的人不是没有声音，是把声音“闷”住了，多了些内心的说话声。

就我个人的情形而言，不太加入到众所关心的问题的讨论中，倒还不是有话不说，大多时候实在是没有话说，没有自己的想法。

有一次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朋友指责说，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大家都有，你怎么可以没有？我也说不出怎么可以，没有，我也拿自己没办法。

现在，有思想有想法的人太多了，而且是很多的人对很多的问题都有思想有想法。他们表达得那么理直气壮，活得那么理直气壮，真的很让人羡慕。在思想和想法的包围中，一个没有想法的人，很羞愧，很可耻，很难。

那么，就退回来，自己想读点什么就读点什么吧。这样的读，当然是默读。

可就是默读的声音，也有激越的时候。



新丛

默读的声音

在默读中最深切、最伤痛的感受是时间的流逝。生命中的什么东西没有包含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呢？这就是为什么这本小册子一度想取名《送往迎来》的原因。人年轻的时候，容易觉得天宽地阔，可是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到了狭境里面，走出去，退回来，都不那么容易。不过，总不应该一直糟糕下去吧，所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还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愿意自己振作一些，送往迎来；但同时也明白，往和来，告别和开始，并不就像通常以为的那样断裂，其间的连续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期望自己能够平静、从容地应对。

其实最初想到的书名还不是《送往迎来》，而是《文学这面风旗》，也写了几段话，抄在下面，算是个纪念——

这里用“风旗”这个意象，取自冯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诗人在这首带有总括性的收束之作里，祈愿他的那些诗，能够“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这就如同“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一样。

文学在这个泛滥无形的现实中的存在，更根本一点讲，不是处在现实的中心还是现实的边缘的问题，而是，抛开那种平板地看待问题的眼光和思路，也许就可以用得上这个比喻，像一面风旗，灵动，提升，开阔。在这面风旗上，保留着历史的记忆，当下的经验和情境，还有不论远方还是周遭的心灵消息。

“舒展的旗子露出它扯满的盾徽，/那皱褶中蕴含着多么沉潜的万象！”（里尔克《旗》，徐知免译）

这本小册子所收文章，都是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写的，凡以前已经结集的，都没有编入。这两三年，社会发生的，人们感受的，是多么丰富和驳杂；我却常常陷在没有多少话好说的境况里。好在，生活在文学中，在心里送往迎来，时间倒也是时间，生命倒也是生命。

“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为一本小书而如此费神，太小题大做了吧？但真实情形如此，也不怕被人耻笑了。

就把以上这些话当作题记。

目录

Contents

心灵消息

“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2

俄国之恋

——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 5

献给爱丽丝的挽歌 19

“不论我说什么，我都崇爱着她” 24

为什么凝望星空觉得美好 26

孤独的爱情 29

《枕草子》和《徒然草》 31

《纽约客》的罗斯 33

诗歌笔记

不要学钢琴和诗歌 40

新诗的童年 43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46

心灵失路的叫喊 48

“颓加荡”的诗 55

秋蝇之死亡 63

鱼化石 69

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 76



赵萝蕤与《荒原》 79

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82

诗人写那些使他烦恼得几乎发疯的事 87

冬日的大海和诗歌 94

棕榈之死 97

《中国新诗：1916—2000》编选小序 101

虚实情境

“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106

读《林徽因文集》 109

林徽因一生中的几个情景 112

踏月旅行 115

一个人的“落叶” 120

王安忆的复数写作 124

余华的转型 127

短记 129

追怀失去的时间 134

这一代的经验和记忆 138

没有武器的抗争，或站在原地不动 143

《饲养在城市的我们》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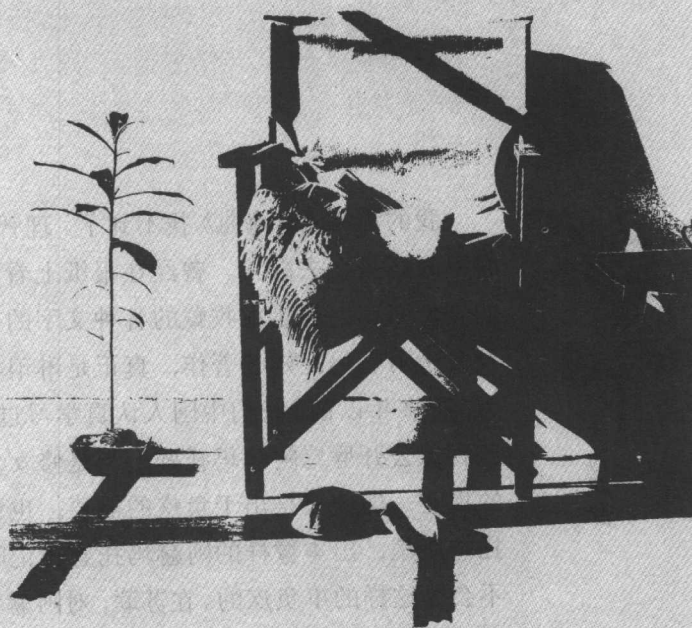
自恋是迷人的，但是…… 150

上路的，消失的，到来的	152
《亲亲我的木栅栏》小序	154
倒回头去读童话	156
多重意义上的对话	159
读两篇中学生作文	160

批评杂语

常识之问	164
艺术与时尚	166
说书呀，不是这么回事儿	168
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	171
跨文体写作：浅显的想法	17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引出的感想	183
息息相通	186
批评从生命表达的质朴要求出发	188
批评闲谈二题	191
文学介入“性”	194
活的文学史	196
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自主创生意识	198
说出我要说的话	202

心灵消息



“不可能， 花儿摆得那么美……”



从

2

默读的声音

我的那本《安魂曲》找不到了。理智上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可时不时还是会去翻找。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香港的马海甸先生开列的一份书单，那是他收藏的各种文字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以及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著作，真正是琳琅满目。我徒生羡慕而已。我想，很多年以前，我们中国人认真学习过日丹诺夫的下流话，这位文艺官僚公开辱骂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荡妇。很多年以后的现在，即使只是出于负疚的需要，也该出一套完整的汉译阿赫玛托娃诗集，出本像样的阿赫玛托娃传记吧？这当然是瞎想，我们是不大会为这样的事负疚的。在苏联，对阿赫玛托娃的侮辱——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批判”——是写进决议的，而且这决议还进了教学大纲，成为青少年教育的最生动的内容。我们只不过是跟着学习了一下而已。

这两年我读过次数最多的文章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泣的缪斯》。想想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很多年都没有把一篇文章翻来覆去地读。我似乎想从中找出它所包含的所有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信息。这个17岁的姑娘所起的笔名，它的俄文拼法为 АННА АхМаТоБа，五个开口的A具有一种催眠般的效果，它们将这个名字的承载者牢牢

固定在俄国字母表的最前面。布罗茨基在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两次提到这个名字，他不仅从她的诗中，而且在实际的生活和命运中从这位前辈诗人受惠。而她的命运，仿佛就是以惊人的美貌承受第一个诗人丈夫被秘密警察处决，另一个艺术史家丈夫死于狱中，儿子被监禁18年，自己被排斥40年。被剥夺的生活使她成了“哀泣的缪斯”，一个沉醉于写爱情诗的女人最终成了写出很多悼亡诗的寡妇和无助的母亲。布罗茨基说，与逝者的交谈，是防止话语滑入号啕的唯一途径。阿赫玛托娃的悼亡诗大多并不是用笔记录下来的，而是记录在诗人和她的几个朋友的记忆中，每隔一段时间，她便要见一见其中的几个人，请他或她轻声背诵这组或那组诗，“作为她清点资产的方式”——“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上，只有诗歌可以诉诸现实，将现实浓缩为某种可以触摸得到的东西，某种若非如此便难以为心灵所保持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整个民族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一笔名”。

但阿赫玛托娃即使不作为一个诗人，只作为一个普通人，她也是最优秀的。这是以赛亚·伯林的看法。1945年11月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家，前来拜访的伯林和她一夜长谈，语言交融欢洽，因为怕破坏当时的情境和气氛，这中间伯林甚至没敢去洗手间，只是抽得小雪茄的烟头在昏暗中一闪一闪。天大亮后，伯林返回旅馆，一头栽到床上，嘴里嘟囔道：“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更重要的是，阿赫玛托娃帮助他发现和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一个自由的捍卫者的声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本世纪重要的思想家。

阿赫玛托娃还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时候，1910年或者1911年，在巴黎，有一天，去看她的朋友，意大利穷画家莫迪利阿尼，他不在家。“我决心等他一会儿，我手中有一捧红色的玫瑰花。画室的大门锁着，门上那扇窗户却开着。我闲得无事可做，便把鲜花一枝枝抛进

画室。没有等到莫迪利阿尼归来，我便走了。”“当我们见面时，他表示万分惊讶：房间上着锁，钥匙还在他那里，我竟怎样进了他的屋。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1999年4月16日



请从

4

献读的声音

俄国之恋

——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97年11月去世后,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可谓相当引人瞩目,当月的《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介绍文章之后,《万象译事》(辽宁教育版)、《公共论丛》(北京三联版)、《书城》(上海三联版)等多种出版物相继刊登专辑或系列文章,对一位思想家的纪念有意无意间与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讨论参差辉映。另一方面,这些反应也应该看作是欧美不大不小、温和持续的“伯林热”的回响。去年年末,迈克尔·伊格纳狄耶夫(Michael Ignatieff)出版了《伯林传》(*Isaiah Berlin: A Life*),传主又成为一时的话题。这部传记的一章曾以《初恋》(*First Loves*)为题载于1998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客》上,述写伯林和安娜·阿赫玛托娃之间的交往,精彩描绘两人的一夜长谈——伯林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的捍卫者,也许可以在与俄罗斯女诗人的彻夜长谈中找到部分的因由。

1945年9月,36岁的牛津大学教师伯林飞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一次返回故土。伯林始终认为,重返俄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新从

6

默读的声音

点。他出生在里加，是一个犹太木材商的儿子，十月革命期间住在彼得格勒，11岁随全家移居英国时，还能说一口沙皇时代的俄语。虽然他早就渴望返回故国，却一直忧惧忡忡。他是以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苏联的，目的是准备一份战后美—苏—英三国关系的公文快稿，但他却担心苏联会扣留他，再也不让他出去。他对朋友说，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就开枪自杀。

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晚上，他在英国使馆因事举行的晚宴上见到了几个尚且保有人身自由的苏联文化界精英，这些人惊讶地发现，与他们谈话的这位英国官员，不仅说的是流利的俄语，就连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地地道道俄罗斯式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他不久前因为《恐怖的伊凡》的第二部而遭受斯大林的训斥，斯大林认为这一部分是在影射他本人的统治。爱森斯坦看起来神情紧张，心烦意乱。伯林问他什么时候最快乐，他回答说是20年代早期，艺术实验还被允许的时候。他无限怀念地回忆起在莫斯科剧院的一个晚上，一群涂抹了油脂的猪被放到观众中去的情景。可是20年代所有的艺术实验都走到了尽头，因为时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7年，伯林还不到8岁，在彼得格勒他家的窗口，目睹了反对沙皇的示威游行。等大街上显得安全了，家庭女教师带他出来散步，突然拥出一群人，拖拉着一个惊恐的警察呼啸而过，伯林看见那个警察脸色惨白，无望地挣扎着。显然他难逃一命。

伯林的整个知识分子生涯，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对苏维埃政治实验和俄国革命后果的清算。30年代，当他的牛津同龄人陶醉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这一童年情景的记忆却增强了他内心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政治实验的怀疑。

而1945年，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伯林就感受到了阴郁、耻

辱和恐惧的气氛弥漫在那些幸存者中间。他们从斯大林1937年针对知识界的大灭绝中苟活下来。因为战争，灭绝的步伐减慢了，现在战争结束，这些幸存者似乎在试探水温——他们竟敢接受了一个外国使馆的邀请。然而出席那次晚宴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即将来临的岁月是会变得好一些呢，还是恐怖回头。

伯林在莫斯科的活动受到了跟踪监视，但他有一两次在芭蕾舞表演幕间休息时避开了秘密警察，去看望他的叔叔列奥。他的叔叔是位营养学教授，温和有趣，绝口不谈政治。可是当伯林说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不应该这样坏时，列奥开口问道：“你去过佛罗伦萨吗？你去过威尼斯吗？”伯林点点头，列奥则以辛辣的口吻说道：“我们也想去那里。”

9月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伯林乘一段短途火车，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帕斯捷尔纳克住在牛津的妹妹托伯林捎来一双靴子。当时55岁的诗人脸色黝黑、忧郁、富于表情，他打量着这位外国来访者，显得冷淡而疏远。帕斯捷尔纳克目睹了他大多数的朋友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劳改营，他自己名气太大，还没有动他，可是也已处境不妙，不得不违心行事，委曲求生。1936年，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受到审判，苏联作家协会呼吁砍掉他们的头颅，16名作家在请愿书上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是其中之一，请愿书的标题是：“把他们从地球上消灭掉！”可是伯林对此一无所知，对他来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专制统治下未被压垮的艺术精英，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崇拜者来此乡间别墅的。

也许是那一口流利的旧式俄语赢得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好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讲一些事情。他承认战争使他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孤



新丛

8

默读的声音

立而融入了爱国的奋斗。他到前线巡回朗诵诗歌，有时会卡壳，想不起其中的某一句，每逢这样的時候就会有士兵补上他遗忘的诗句，感动得他流泪。帕斯捷尔纳克慢慢放松了，气氛逐渐融洽。诗人认为战争对俄罗斯灵魂来说是必要的炼狱，伯林却十分怀疑这一看法。可是无论怎么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战争的结束，帕斯捷尔纳克走到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上。他非常信任地向伯林透露，他有一个新的计划：写一部反映他这一代人在革命和战争中的命运的长篇小说。

秋末，伯林又在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的居所拜访了他，诗人向他袒露，他对自己被人目为政权的合作者而内心深受折磨，同时也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苦恼不堪。他渴望被当成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渴望他的作品能够作为俄国人民的真实心声而被接受。可就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这种渴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他担心为了求生而扭曲了自己的才华。这种痛苦留给伯林的印象，仿佛他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农夫的儿子，生来是亚麻色的头发和蓝眼睛。

11年之后，1956年7月，伯林再次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诗人交给他一部手稿，并且说他想在西方出版。伯林请他认真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提醒他这将招致磨难乃至牺牲。帕斯捷尔纳克根本不顾伯林的担心和焦虑，只是请求他帮助出版这部手稿。伯林把手稿带回大使馆，通宵阅读。读完后，他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已经通过这部作品所凝结的高超的艺术成就和政治反抗，克服了一度的身份危机。这部作品就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45年11月，伯林得到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认可，从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他童年时代的彼得格勒。在一个红头发犹太人开的作家